

诗 绪

## 春风渡

□ 马洪涛

白雪还在庭树间扮演飞花  
浅草还低于哒哒的马蹄声  
南方的燕子还在打磨剪刀  
春风已然撑起船篙，摆渡人间

迎春花，抛出修长的纤绳  
一寸寸将春天缓缓拉近，靠岸  
花蕊吹响金色的号子，把  
绿色讯息传递给苏醒的虫豸  
好客的小鱼们  
背负碎银，赠予盘缠  
耕牛，一声声吆喝为其喝彩  
垂柳羞涩，躲在枝头偷看

此时，父亲黑黢黢的脸上  
被鸭掌划拨出一圈一圈涟漪  
随着春风，荡漾

## 春雨帖

□ 魏益君

一场靡靡的小雨，飘洒在  
乡间的正月，春雨  
漂洗过的田野，枯黄  
在一宿之间散去，接连而来  
的是雨水泼洒饱胀的绿意  
雨滴串成的朦胧珠帘  
挂在村庄的门楣  
挂上农家的屋檐  
编织出乡村如酥的画卷

燕子飞离檐下，剪着细细雨丝  
呢喃软语着，衔泥筑巢  
正月的雨，灌醉了葱茏的田畦  
滋养着湿漉漉的鸽哨  
舒展了农家绷紧的眉头  
灌醉着春华秋实的梦想

## 情人节

□ 西杨庄

为情人旖旎闪耀的霓虹灯  
朦胧，如雾  
我相信，一切两情相悦的核心  
都可以放置两盏  
以爱命名的灯

爱这一天一夜  
爱在此时此日  
敲响天地锣鼓，扭着  
风情万种的秧歌，美丽的女子  
踩上了红松木的高跷

接受，爱她的男子  
从此痴情岁月  
一生亲爱，慢慢地衰老

北宋历史上曾经有一个人，名叫魏泰：因为在试院中殴打考官，几乎致死，按照大宋律法，此人终身不得录用。虽然如此，他却因为自己的文才诗才，与当时的文友高官如王安石黄庭坚章惇等人唱和交游。科举不成，做官不成，他只好舞文弄墨去著述，偏偏他又喜欢假托别人的名字写书，致使伪书流布，非议纷争。爱之者谓之尧舜，憎之者谓之桀纣。他以自己真名实姓写作并流传下来的著作，仅有二三部，其中之一是《东轩笔录》。

## 魏泰笔下的北宋官场

□ 蜀水巴人

北宋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个人：因为在试院中殴打考官，几乎致死，按照大宋律法，此人终身不得录用。虽然如此，他却因为自己的文才诗才，与当时的文友高官如王安石黄庭坚章惇等人唱和交游。晚年居家，倚仗姐夫权势，横行乡里，邑人深为不满，编排歌谣讽刺他。科举不成，做官不成，他只好舞文弄墨去著述，偏偏他又喜欢假托别人的名字写书，致使伪书流布，非议纷争。爱之者谓之尧舜，憎之者谓之桀纣——大约是他的写照。

他的名字，叫魏泰。他以自己真名实姓写作并流传下来的著作，仅有二三部，其中之一是《东轩笔录》。

魏泰字道辅，湖北襄阳人。他出身世族，其姐叫魏玩，是北宋著名女词人，在当时比魏泰还有名气。魏玩的丈夫曾布，是曾巩的弟弟，官至丞相，遂成为魏泰嚣张跋扈的靠山。朱熹曾经在《朱子语类》中讲，“本朝妇人能文，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。”此言不虚，且看魏玩的《点绛唇·波上清风》：“波上清风，画船明月人归后。渐消残酒，独自凭栏久。聚散匆匆，此恨年年有。重回首，淡烟疏柳，隐隐芜城漏。”意蕴情致，完全不输李清照。

《东轩笔录》大约成书于元祐九年（1094年），所记大多为太祖至神宗六朝旧事。其中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记述，尤多详论，可补正史之缺。魏泰虽然无法做官，但是，他所结交的友人，却多是官场中人，尤其他又是曾布的小舅子，因而，他对于北宋的官场非但不陌生，反而很熟悉，就连许多很隐秘的潜规则、暗操作都了解甚详，并述之笔端。譬如书中卷六，写王安石第二次罢相，吴充接任。时任三司使（宋朝设立度支司、盐铁转运司、户部司）职务的沈括（三司使为北宋最高财政长官），偷偷写了一个条陈，历数王安石力推的“常平役法”之种种“不便”。吴充转手呈给宋神宗，神宗一看，“始恶括之为人”。此事被御史蔡确知道后，作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支持者，蔡确马上奏了一本，毫不留情地痛斥沈括的“两面人”作为：“新法始行，沈括盛言新法可行，百姓悦从……今王安石出，吴充为相，（沈）括乃诋毁良法，考其前后之言，自相背戾如此。”对于沈括的“背叛”，蔡确怒不可遏，“事有可言，自当面奏，岂可以朝廷公议私于宰相，乃挟邪害正之人，不可置在侍从。”最终，沈括灰溜溜地被贬出汴京。这样一个官场细节，一方面揭示了宋代“党争”之激烈残酷。另一方面，也揭示了类似于沈括这种落井下石官场小人的丑恶嘴脸——写出《梦溪笔谈》巨著的沈括之人设，在魏泰的《东轩笔录》里轰然崩塌。其实，历史本身就有A面B面，历史人物亦然。

在魏泰的笔下，披露了苏舜钦仅仅因为一次聚餐丢官的经过。秋赛（古代秋日酬神的祭祀活动）之日，提举进奏院的苏舜钦按照惯例，将一些案牍废纸卖掉，自己又补贴了一些钱，关起门来与一众弟兄们把酒言欢。办

酒之前，有一个叫李定的小官也想加入，却被苏舜钦给拒绝了。李定怀恨在心，遂添油加醋地散布流言。一番构陷运作，苏舜钦成了“监主自盗”，官职被一撸到底，“削籍为民”。官场之倾轧令梅尧臣感慨万端，专门写诗以记：“客有十人至，共食一鼎珍。一客不得食，覆鼎伤众宾。”好在，罢职后的苏舜钦闲居苏州时，修建了沧浪亭。他在《沧浪亭记》中写道：“予既废而获斯境，安于冲旷。沃然有得，笑闵万古。”畅游沧浪亭，会自然想到苏舜钦。当初那些蓄意谋害苏舜钦之人，又会有谁记得他们呢？

北宋著名的“红杏尚书”宋祁，获任益州知府的经过，被魏泰记录的很有意思。宋祁与其兄宋庠同举进士，本来考官认为宋祁该为状元。但是，执政的章献皇后认为“弟不能超兄”，于是亲定宋庠为状元，而宋祁列为第十名，时人称作“二宋”。宋祁曾经在《玉楼春·春景》一词里，写出了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的名句，故而被官场文坛中人称作“红杏尚书”。皇祐五年（1053年），宋仁宗想让宋祁“知益州”，宰相陈执中委婉进言，“益俗奢侈，宋喜游宴，恐非所宜。”孰料仁宗马上反驳，“至如刁约荒饮无度，犹在馆，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？”刁约，宰相陈执中正拟向皇上推荐为“三司判官”——“荒饮无度”，作为宰相你还推荐，喜欢“游宴”的宋祁，做个益州知府又有何不可！“好脾气”的宋仁宗，原来也是驭下高手，一句话噎得陈执中不敢再固执己见。宋祁到任后，虽然依然游宴依旧，但是，“每宴罢，盥洗毕，开寝门，垂帘，燃二椽烛，媵婢夹侍，和墨伸纸，远近观者，皆知尚书修唐书矣，望之如神仙焉。”《东轩笔录》中的这段记载，被元代费著全盘照抄，写进了《岁华纪丽谱》中。

作为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，魏泰在宋代已经是颇有争议的角色。他喜作伪书，被人认为是北宋诬蔑小说的代表。他仗势豪横，乡里人们作谣“襄阳二害，田衍（是当地另一恶人）魏泰”。名声风评都不佳，他以真名写的书，也屡屡被质疑。《郡斋读书志》就说，魏泰“成此书，其所是非多不可信”。而《四库提要》则讲，“是书宋人无不诋诃之。而流传至今，则以其书自报复恩怨以外，所记杂事亦多可采录也。”公允而论，《四库提要》的评价较为客观，魏泰人品虽然可厌，但其中一些史料记录特别是北宋官场争斗角力，后人还是可以一观的。

“博山烧沉水，烟烬气不灭。日暮白门前，烟花散成雪。”这是魏泰留下来的一首诗，与其姐魏玩的“点绛唇”一样，诗风清韵婉转。尽管如此，他的书至今仍被人们质疑、诟病——一如后世严嵩的字，被人褒贬不断。

## 生命的苦与乐



□ 吕雪莹

年过半百，你问我生命苦吗？我要说很苦，小时候物质缺乏，衣服经常露出破绽，食无肉糜；生病时苦不堪言，头昏脑胀，肉体折磨；身体苦还是其次，失恋、受挫、丧失亲人等等心灵的摧残，椎心之痛往往笔墨难以形容，生命可以说是一页苦难交织的篇章。

你再问我生命乐吗？我要说很快乐，小时候节庆拜年，偶有糖果饼干的时候就有小确幸。读书时期遇到满分佳作，心头有寒窗收获的喜悦；初任工作时领到薪资，金榜题名、工作升迁、结婚生子等等喜上眉梢，满心欢喜之情溢于言表，生命可以说是一首跳跃音符组成的乐曲。

这就是生命的本质，苦乐参半，在高峰时飞扬快乐，在低回时悲伤痛苦，没有永远的喜悦，也没有永远的伤感。痛苦的背后就是快乐，快乐的尽头就会苦痛，我们不要一味沉浸痛苦的忧伤，也不要人逢喜事得意忘形，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”，福祸就在一线间，痛苦与快乐都是交织并行，相伴而生，活在当下，去领略、享受生命的每一刻。

人生既然苦乐皆有，那么不必怨怼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，也有自己的难关。不必羡慕别人的万贯财富，也不必哀怨自己的卑微困乏，万贯家财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窘境，卑微困乏的时刻可能是鸿图大展的机会。每个人都一样有苦有乐，老天给每个人的磨练都是一样的，相信自己是改变命运的主人，没有一个人能例外，成功或失败都是自己决定。

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苦乐是相对的，没有苦哪来乐。有人说“吃苦当吃补”，真正圆满的人生是经历过大悲、大痛，体验出起落无常的成熟智慧，了悟悲欢离合都是生命的一部分，不起烦恼，能心平气和面对波折与困顿，以苦为乐，在寒冬风霜中求得梅花扑鼻香。古人寒窗十年无人问，悬梁刺股、卧薪尝胆都是在苦难中得到快乐的果实。

周文王被关进监狱挥笔演绎《周易》伟大的奇书，孔子颠沛流离，弘扬仁道而写下《春秋》，司马迁被官刑忍辱著书《史记》，屈原被解职流放，成就千古传唱《楚辞》；苏东坡官场不顺，流徙千里造就文学大家；曹雪芹穷苦无以为继，仍然笔耕不辍写成《红楼梦》……无数的古今伟人，都是历经千难万险，惊涛骇浪，才能功成名就。

苦，无法逃避；乐，幸福甜蜜，这些都是过程。生命就像一条潺潺的溪流，激情高亢，低回浅音，享受高潮与低谷，笑看酸甜苦辣，婉转轻唱都是美丽的收获与记忆。



巴人说事